

## 第七段 銷魂院頻馳意馬 延秋館始遇情魔

雪香歸到索笑齋寂坐，甚是無聊，忽而雲陰四合積雨連綿，半月不止，所訂往銷魂院日期已過，雪香愈是惆悵。不覺又是修禊佳辰，雪香早起推窗，乍見陽烏煜燦，喜曰：「日光菩薩也有出世日子了。」急呼鶴奴熱水淨面，走到松家。值松初啟戶出，雪香曰：「翠濤，今日好往銷魂院去。」松曰：「雪香好性急。久雨初晴路還溼泥，明日去罷。」雪香曰：「今日去甚好，一則修禊，一則賞花豈不兩得？」松曰：「俟喫早飯去。」雪香曰：「不須留連，同你去約嶠谷。」松曰：「到快雪亭坐一刻。」雪香亦不肯坐。松曰：「又無火牌令箭，這等難緩。」遂同到竹家，竹請在種翠館坐。雪香曰：「但去，不須坐。」松謂竹曰：「雪香已如涸鮒，稍緩則將索於枯魚之肆矣。嶠谷你勿遷延。」竹曰：「坐一刻，待我攜金去。」雪香同松到種翠館，館有額云「不可一日無」，旁列對云：

座中雅可延佳士 籬外何須問主人

雪香同松坐到館中。少時僕人瑛兒捧點心出。雪香曰：「請你相公，快去！」竹遂攜金數十，同到柳家。值柳外出，遂到洩春軒坐以待之。雪香曰：「不知曲江幾早回來？」問書僮笛譜曰：「你可知你相公去否？快與我尋回！」笛譜答以不知。又等一會，雪香心焦起來。松曰：「曲江不知幾早方回，我們空等無益，明日再來罷。」竹謂笛譜曰：「你相公回時，你說我們明早定來，不要又向別處去了。」笛譜應諾。松、竹起身出門，雪香不得已也隨走出，謂松、竹曰：「正好揚帆，卻被石尤風打個回頭，真是阻興。」松曰：「明日也不遲。」行不數步。一頭遇見柳至。雪香喜出望外，呼曰：「曲江，纔在府上等你多時，你卻向哪裏去了？可同到銷魂院去。」柳曰：「躲避了。請到舍早餐。」雪香曰：「早餐是不用了，曲江肯速去，則拜賜良多。」松曰：「雪香性急速去罷！」柳再三強邀到家，雪香祇是不肯。四人遂同往銷魂院去。行路之間，雪香走得甚快，松笑謂柳曰：「曲江前日一番言語，說得雪香意往神馳，你看腳步兒好快也。」竹曰：「雪香為人恬淡，前日於桃、李二妓毫不動情，這銷魂院不過聽得曲江說，尚未親見，怎的意馬心猿，竟如此鎖不住。」松曰：「他還有個好夢相引。」竹曰：「你有甚好夢，說得聽聽。」雪香遂將前夢說得手舞足蹈。柳曰：「未遇美人先徵奇夢，雪香真是多情種子。」竹曰：「雪香前說‘世無西子難誇美’，想是西子有靈，特來夢中一會。」松笑曰：「西子若在，已成千年老嫗不堪入目。雪香又何樂與老嫗相對。」雪香曰：「偏你一張嘴格外滑稽。」柳曰：「雪香夢中詩句，我欲步韻和成。」竹曰：「曲江先作我也和之。」柳乃口佔云：

夢裏曾逢絕世仙，銷魂又在暮春天。

招他紅袖同修楔，好聽清歌雜管弦。

不喜濃妝喜淡妝，嬌花羞對美人旁。

桃紅李白君都棄，專要降心看海棠。

柳曰：「翠濤，你放心，這個美人顏色應與西子無殊，你去便見。」雪香曰：「但走無閑話，耽擱工夫。」

又走了一會，銷魂院已離不遠。雪香見門牆高峻，恍似夢中，心竅異之。及到門前，有小廝在門首伺候。柳謂之曰：「我們欲到院中賞春，你可到裏面說一聲兒。」小廝曰：「老爺們請到萃美堂坐。四人遂到萃美堂。茶罷，有五六粉頭出。柳謂松曰：「都有殊色。」雪香曰：「盡是一般春色，有何殊色？」松曰：「雪香稱為春色，想是已看中了意。自我看來，前日桃、李亦不弱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終是學問淺，古詩不云乎：‘春色惱人眠不得。’」四人大笑。竹曰：「正恐那不惱人者又不能眠耳！」柳謂諸妓曰：「你家延秋館桂姊欲求一見。」諸妓曰：「我等不知，當問我老知舉。」少時一老妓出，諸妓都入內去。老妓遍問四人高姓，乃曰：「我這裏有十餘個姑娘，不知老爺你看得上否？」柳曰：「這十餘人不必看，但要到延秋館耍子。」老妓曰：「這裏沒有甚麼延秋館。」柳曰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怕我們是粗俗人，進去不大穩便。且縱老眼一觀，俱是讀書才子，決不以殘花敗柳一例視汝家桂娘。且我去年曾來過一次，不必瞞我。」老妓見四人俱屬斯文，因曰：「柳相公既來過，這到館的事也是明白的。」柳謂竹曰：「煙花費拿來。」竹出金與老妓，老妓笑而納之，曰：「桂姑娘性燥，若是過於戲謔，恐得罪了老爺，先為告過。」柳曰：「這卻放心。」雪香笑曰：「聲價便自不同。」老妓命小廝導入延秋館去。